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  
艺术家推介平台  
讲坛

现代快报

A30

2012.8.25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徐馨儿  
美编 于飞 组版 徐杨

本期艺\*讲坛，我们邀请的主讲人是钱晓征女士。

钱晓征，可一画廊总经理，《海外文摘》《市场周刊》《读天下》等杂志出品人。出版个人作品集《画廊与画家》第一辑、第二辑。此次，她立足十几年经营画廊的实践，从独特的角度，与读者谈一谈艺术家与艺术市场。



钱晓征



《望松》

## 朱建忠：以绝对追求无限

□钱晓征

1954年朱建忠出生在南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五个兄弟姊妹中朱建忠排行老大，因小名叫大德侯，所以，又名朱大德、朱正德。正德、大德都是皇帝的年号，同时，大德也是梵文“bhadanta”，意思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，知道这些含义，朱建忠一度不敢再用这些名字。后来，他遇见了车前子，车前子极为推崇朱建忠的画，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叫大德。”朱建忠理解车前子话中的深意，于是，再次用大德这一名号，在内心，他将“大德”当做人生和绘画的最高境界，终生孜孜以求。

1972年，朱建忠高中毕业，没有下乡，直接分配进了当地一家小型化工厂，18岁进入工厂到24岁考入南艺，朱建忠做了六年三班倒的工人，其间还被评为市级劳模，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市级劳模，朱建忠靠的就是他平和仁厚的心态和憨厚勤快的为人。

1978年朱建忠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班，朱建忠遇到了一批诸如沈涛、陈大羽、张文俊、戈玮、李婉、王孟奇、吴元奎、董欣宾等非常优秀的老师。王孟奇老师非常欣赏朱建忠，第一次看同学们写书法，就评价说：“朱建忠的笔头子最狠。”1980年，学校组织同学们去黄山写生，回来后在南艺展厅做了一个班级写生汇报展，刘海粟老师也来看展览，刘老看得很认真，对很多同学的作品都做了点评。刘老对朱建忠说：“你画得很好，你学的是石涛？”朱建忠点头，刘老问朱建忠今年多大了，朱建忠回答说26岁，刘老笑着自豪地说：“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做校长了。”刘老接着鼓励朱建忠：“你画得很好，好好画，前途无量！”

毕业后，朱建忠被分配到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，三十年来专注于中国画的研究和探索。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传达的方式，朱建忠的绘画极力呈现的是东方气质、东方精神和东方智慧，他试图向后人提供一种思维的可能性：原来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——可以画成这样的单个物象，这样的对称，这样的黑，以致这样的绝对。

纵观朱建忠的绘画，会发现他是一个追求绝对的画家。他的作品，绝对的对称，绝对的单个物象，绝对的黑，绝对的大片空白。在这些绝对的追求中，朱建忠试图表达一种独特的绘画理念：以绝对的少，表达无限的多；以绝对有限的表现手法展示无限的视觉空间。总之，他是要以绝对追求无限。

朱建忠的单个物象类作品，风格很鲜明。对称作品中的单个物象是一些房子，山水画中的单个物象，是一些树、石头、人物等。朱建忠喜欢画松树，在苍茫的黑色、白色或青绿的背景下，一棵或两三棵松树立在画面中央，有一丝清冷，让人想到深山庙堂里的古松。朱建忠特别喜欢松树，看到松树就很高兴，他喜欢深山庙堂野生的古松，也对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松树有特别的感受。朱建忠回忆起多年前去参观北京故宫，夜幕中，与朋友坐在故宫门口聊天，苍茫的夜色让天安门前的古松柏化成一层厚重的黑影，一缕灯光或是偶尔从皇城上空划过的夜鸟的啼鸣，将黑影打破，那种气息，恰似自己在宣纸上渲染的水墨意境。朱建忠

去过承德避暑山庄，那里的松树很粗很壮，朱建忠却不是很喜欢，他觉得那些松树被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，像宫廷里面的妃子一样，虽是各有风韵，却为争抢着头上的一缕阳光脚下的一方土壤，扭曲了姿态，“我更喜欢平平常常的那种松树，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姿态，但一定是生长得很自由。”所以，看朱建忠的画中，很多松树既不是高大，也不是很笔直伟岸的，但却是生机勃勃、自在悠然的。

朱建忠有很多黑色的作品，是那种非常极致的浓黑，松树、房屋乃至行云流水，都隐藏在大片苍茫的黑色中，凝重而神秘。朱建忠说：“画这么黑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清晰，我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感觉。”这样的黑画，朱建忠觉得很有挑战性，有时候，用线勾出一棵树两棵树，然后用黑色渲染，墨色很浓很黑，用水打潮之后，画面上甚至看不出什么物象了，朱建忠就用一个纸毛笔，标注出哪个地方需要继续染黑、哪个地方有树木。画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极端的尝试，他常常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结果，想看看究竟能黑到什么程度，这是画家对自己的挑战，对自己感觉的验证，如果这样的黑没有将感觉淹没，在一团水墨中能看到细节、看到透亮，那就达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境界。

为什么要画得这么黑？面临这样的疑问，朱建忠会侃侃而谈，会拿八大山人画的鱼来做案例。“当朋友问我这个问题时，我会指着八大山人的那条鱼问：鱼在哪里？朋友回答：在水里。那我就拿起毛笔开始在空白处上画水，画了几笔朋友就说别画了，把水画满就不对了。为什么不对？继续追问，不画画的朋友回答说白纸就是水。这就有意思了，画面中的留白部分究竟是什么？”有人说赵无极的画，是“从宇宙中拿出一小块，而这一小块又反应了整个宇宙。”朱建忠借用这句话来解释中国画中留白的含义，留白是白纸，是没有画任何东西的空白，但却犹如宇宙中的空气，看不见，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并有着强大的气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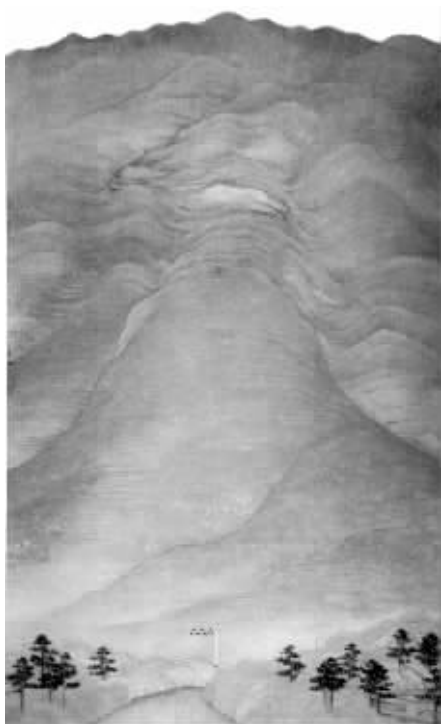
但中国画中的留白，因为是白纸，而越来越被人忽视、弱化，很多人不去关注画面中的留白，对白纸的认识被弱化了。人们长期以来只看到画面上的两朵桃花，而不再去追究大片白纸的意义。于是，朱建忠开始跟自己较劲了，“你不懂得白是什么，那我就画成黑，好不好？”朱建忠用极端的方法刺激人们的视觉审美习惯：黑的和白的实际作用是一样的，只是，当他用绝对的做法画出这样黑乎乎的一团水墨来，就有人发问了：黑的是什么呢？发问，就是关注，就是思考。朱建忠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，让人关注物象之外的大片空白，由此刺激人们的想像力。

那么，黑是什么呢？黑是实，其实是虚；黑是局部，其实是无限；黑是无，其实是有。当然，黑是无穷的可能性。

理解了黑，就不难理解朱建忠其它色调的作品，不管是大片留白，还是满纸青绿，都是以绝对的表现手法，营造无限的视觉空间，刺激观者的想像力。



《隐》



《路》